

引用格式：

蔡键, 吴蕴奇, 罗明忠. 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政策内涵、理论机制与实践探索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5, 46(1): 12-21.  
CAI J, WU Y Q, LUO M Z. Promoting urban-rural coalescence through district overall planning: policy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5, 46(1): 12-21.  
DOI: 10.13872/j.1000-0275.2024.1570  
CSTR: 32240.14.1000.0275.2024.1570



## 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政策内涵、理论机制与实践探索

蔡键<sup>1,2</sup>, 吴蕴奇<sup>1</sup>, 罗明忠<sup>1\*</sup>

(1.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2; 2.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农村政策与改革创新实验室, 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重塑城乡关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研究深入解析了城乡融合的本质，全面梳理了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与现实困境，指出当前城乡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未达成及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本研究提出了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的新思路，重点阐述了片区统筹的政策内涵与理论机制，并结合广清接合片区的实践进行分析与论证。研究表明，片区统筹具有“以县域为载体”“突破行政边界”和“集群式发展”等特点，有助于缓解城乡“融而不合”的问题，推动城乡经济与社会深度融合。未来推进城乡融合的重点可聚焦在三方面：一是明确县域在城乡融合中的主战场地位；二是探索破除行政区划壁垒的制度创新；三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关键词：**城乡融合；片区统筹；县域为载体；突破行政边界；集群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2025)01-0012-10

### Promoting urban-rural coalescence through district overall planning: policy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CAI Jian<sup>1,2</sup>, WU Yunqi<sup>1</sup>, LUO Mingzhong<sup>1</sup>

(1.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2. Agricultural and Rural Policy and Reform Innovation Laboratory,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Urban-rural coalescence development is a key initiative for reshaping rural-urban relations and achiev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urban-rural coalescenc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urban relations, and highlight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larg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bstacles to the flow of resources, incomplet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weak rural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the "National Urban-Rural Coalescence Development Experimental Pilot Zone Reform Plan", which proposes a new approach of district-level coordination 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is study elaborates 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theoretical mechanism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district-wide planning. It also uses the practice of rural-urban integration in the Guang-Qing border area as a case study for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istrict-level coordination, characterized by county-level implementation, breaking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nd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can help alleviate the issue of "integration without cohesion" and facilitate deeper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uture priorities for advanc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ocus on three main aspects: first, establishing the county-level as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econd, explor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to break down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third, strengthening the radiating and driving role of central cities.

**Keywords:** urban-rural coalescence; district-level coordination; county-level implementation; breaking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与必经之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

收稿日期 Received: 2024-09-24; 接受日期 Accepted: 2024-12-09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GD24ESQ2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 (GD23ZD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3&ZD112)。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Plann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GD24ESQ29); Major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Plann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GD23ZD06);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3&ZD112).

\*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luomingzhong@scau.edu.cn)

机制。经过新时代十余年的纵深推进，党和国家逐步深化了对城乡关系的认识<sup>[1]</sup>，构建了一个独具“大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城乡关系发展模式，在城乡“收入分配、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sup>[2]</sup>。

然而，对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城乡融合进程中仍面临要素双向流动不畅、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程度不高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sup>[3-5]</sup>，因此，实现城乡融合这一目标仍任重道远<sup>[6]</sup>。为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八个部门于2019年底联合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将浙江嘉湖片区、江苏宁锡常接合片区、广东广清接合片区、重庆西部片区等11个地区列为试点区域，推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试验区提出了“片区统筹”的创新思路，重点通过“以县域为载体连接城乡”“突破行政边界实现区域整合”和“依托集群式发展发挥辐射带动效应”等三大举措，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并创新科技成果向乡村转化机制<sup>[7]</sup>，从而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机遇。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界和政界已就“城乡融合”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践探索，基本厘清了城乡融合的理论内涵、现实基础和实践经验<sup>[8-9]</sup>。其中，如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研究的重点，核心观点既涵盖了宏观层面的“财政赋能城乡融合发展”<sup>[10]</sup>，也包括中观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城乡融合提供新动能”<sup>[11]</sup>，以及微观层面的“实现城乡间土地要素有序交换是城乡融合的关键抓手”<sup>[12]</sup>。随着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的推进，片区统筹逐步成为推动城乡融合的重要抓手和核心举措。然而，目前关于“片区统筹”的研究仍显匮乏，仅有少数文献从城市规划、建筑结构等维度探讨了“片区统筹”的思维与逻辑<sup>[13-15]</sup>，且鲜有研究将片

区统筹纳入城乡融合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片区统筹能否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本文拟以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为案例，在一个系统且自治的框架内，从县域为载体、突破行政边界、集群式发展等三个维度，对片区统筹破解城乡“融而不合”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剖析，进而探索总结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方向与有效举措。

## 1 城乡融合的历史演进与现状：融而不合

### 1.1 城乡融合的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乡关系方面的实践探索大致经历了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演进<sup>[16]</sup>，这三个阶段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同时表现出阶段性差异特征，反映了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发展的政策诉求与实践探索（表1）。

1.1.1 城乡统筹发展（1978—2006年）建国初期，我国经济相对落后。为了将中国从传统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实施统购统销、工农业“剪刀差”以及严格的户籍管理等制度。在这一阶段，城乡关系表现为工业向农村汲取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资金，逐步形成并固化了以农村相对落后为代价、优先发展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sup>[17]</sup>。城乡之间逐步形成了不平等的从属关系<sup>[18]</sup>。对此，党中央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等政策，并于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在这一时期，国家废止了农业税，实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经济与社会政策开始向农业农村倾斜。其背后的逻辑是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直接给予农村和农业财政支持，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统计数据显示，该时期，特别是在2002—2006年间，中央不断增加对“三农”的投入：1978年中央支持“三农”的财政投入为150.7亿元，2002年

表1 城乡融合的历史演进

Table 1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时期	政策实施背景	发展目标	政策措施
城乡统筹发展 (1978—2006年)	城乡二元结构固化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由“取”到“予”的转变	政府主导：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央财政投入“三农”资金不断增加；开展新农合；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农保。
城乡一体化发展 (2007—2017年)	城乡二元结构未改变，“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发	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市场主导：开启新一轮户籍改革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实现新农合和新农保全覆盖；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
城乡融合发展 (2018年至今)	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	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的新型城乡关系	多方参与、多元机制：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畅通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各类服务更多下乡；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这一投入增加至 1 580.8 亿元, 2006 年进一步上升至 3 517.22 亿元。

1.1.2 城乡一体化发展(2007—2017 年)这一时期, 部分地区过度追求城市经济增长, 忽视了城市与农村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 导致城市盲目扩张和农村发展滞后, 城市与农村出现了“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发的现象<sup>[19]</sup>。为打破这一僵局,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 着力推动城乡发展迈向体制机制一体化,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12 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根本解决途径是城乡一体化发展, 并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部署。具体举措包括: 实施集体所有、农户承包、放活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改革;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破除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根本障碍, 并对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的城市取消落户限制; 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战略, 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可见, 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内在逻辑是: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完善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 实现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过渡。

1.1.3 城乡融合发展(2018 年至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新时代下, 面对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程度加剧及相对贫困问题集中在农村等现实困境<sup>[20]</sup>, 单纯依靠“多予少取放活”已难以根治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为此, 党的十九大对城乡关系的发展思路进行了优化与调整, 首次提出城乡融合, 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2018 年, 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要求: 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该阶段城乡关系发展的核心及其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继续坚持市场导向, 突破城乡要素的流动“瓶颈”,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畅通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为城乡融合创造制度条件; 二是重点化解城乡产业发展的矛盾, 重构乡村产业政策体系和推进机制, 消除制约城乡产业融合的制度壁垒; 三是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全面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综上所述, 我国在城乡关系探索的过程中, 经历了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的发展历程, 体现党中央不断变革创新和调整完善生产关系的改革过程。然而, 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 中国

目前仍未完全实现城乡融合。片区统筹作为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模式, 是党和国家将城市和乡村纳入同一规划蓝图, 打破城乡壁垒, 促进要素资源合理配置的重大举措, 也为实现城乡全面融合提供了新的方向。

## 1.2 城乡融合的现状: 融而不合

尽管城乡融合发展已取得初步成效, 但对照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 当前城乡之间的互融互促仍存在一定不足, 呈现出“融而不合”的困境。

1.2.1 现状问题: 融而不合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sup>[21]</sup>。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 近十年(2013—2023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 0.943 万元增长至 2.169 万元, 年均增速为 8.7%。2023 年城乡收入比为 2.39, 相较于 2013 年减少了 0.42。然而, 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依然逐年扩大, 从 2013 年的 1.703 万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3.013 万元。二是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仍然存在阻力<sup>[22]</sup>。以劳动力流动为代表的城镇化进程显示, 近十年我国城镇化率从 54.49% 提升至 66.16%, 但与高收入国家群体的平均城镇化率(81%)相比,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三是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尚未实现<sup>[23]</sup>。《中国社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近十年(2013—2023 年)农村中学数量从 1.919 万所下降至 1.369 万所, 仅为城市中学数量的 59.68%; 2023 年城市和农村每千人中卫生技术人员为 10.89 和 7.07。四是农村基础设施依然薄弱<sup>[24]</sup>。《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22 年乡村供水普及率为 88.34%, 而同期城市的供水普及率达到 98.63%; 乡村污水处理率为 67.7%, 同期城市污水处理率则为 97.53%; 乡村燃气普及率为 49.6%, 同期城市燃气普及率为 94.72%。

1.2.2 主要根源 厘清城乡融合不足的根源, 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结合现实中的困境, 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解释: 一是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双向流动不畅, 根源在于城乡之间的地域隔阂尚未突破。具体而言, 城乡要素市场因地域隔阂而存在分割, 缺乏有效的连接和流通渠道, 导致要素流动不畅, 统一的价格体系难以形成。二是产业融合和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源在于行政制度壁垒。传统的土地资源调配和产业设施规划通常依据行政区划和层级进行, 造成资源在局部地区的低效配置, 进而导致城乡、区域之间产业布局和资源的不匹配。是否能够突破行政区划和层级壁垒, 将是产业融合和农民增收的关键。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础设施一



体化水平较低,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资源统筹机制。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导致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和医疗保险等相对滞后,由此也形成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均衡格局。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全盘统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资源,尤其是利用大城市的资源优势,辐射带动邻近乡村的发展。

## 2 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的政策内涵与理论机制

梳理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的政策内涵,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政策的学理性含义。具体来说,本章通过梳理11个试验区的政策方案,探讨国家在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方面的政策框架和核心内涵,并借鉴相关理论,分析片区统筹对城乡融合的作用机制。

### 2.1 政策内涵

前文分析表明,城乡融合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在“城乡一体化”与“城乡统筹”等战略思想上的进一步深化,明确了我国新型城乡关系的发展方向,彰显了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坚定决心与前瞻视野。2019年,《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以片区统筹的思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因此,本研究将依据这11个试验区的政策方

案,包括试点选取、试验范围、内容安排等(表2),归纳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的核心要点。通过总结与对比,片区统筹的政策要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2.1.1 以县域为载体有效连接城乡 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域作为集政治、经济、社会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组织单元,历经千年未曾改变<sup>[25]</sup>。根据《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11个试验区均以县域为空间载体,发挥其连接城市与服务乡村的核心作用。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先行试点,试验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城乡融合发展经验。试验区涉及的县(市、区)数量不同,至少覆盖3~5个县(市、区);其中浙江嘉湖片区涉及县(市、区)个数最多,覆盖了嘉兴市和湖州市12个县(市、区)。总之,通过县域有效连接城乡,是片区统筹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特征。

2.1.2 突破行政边界,扩大“片区”范围 在行政分权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地市之间的文化认知等“软信息”的不对称性愈加明显,进一步加剧了各地行政边界间的隔阂与壁垒<sup>[26]</sup>。为此,试验区提出了突破行政边界的发展思路。如表2所示,各试验区通过打破部分地市的行政界限,不仅连接了地市内部的城乡,还降低了不同地市沿边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有利于实施统一的城乡发展规划。因此,11个试验区普遍以县域规划为主,试图从行政单元整

表2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基本情况表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nation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ilot areas

序号	片区	试验范围	县(市、区)个数	试验重点
1	浙江嘉湖片区	嘉兴市全域(南湖区、秀洲区等),湖州市全域(南浔区、吴兴区等)	12	1. 进城农民权益退出机制; 2. 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3.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4.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5. 公共服务均等化
2	福建福州东部片区	福州市多个县(市、区)	9	1. 深化城乡人口迁徙制度; 2. 城中村改造合作; 3.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4.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5. 基础设施一体化
3	广东广清接合片区	广州市多个区与清远市	7	1. 深化城乡人口迁徙制度; 2. 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3. 农村产权融资机制; 4. 城中村改造合作; 5.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4	江苏宁锡常接合片区	南京、常州等地的多个县(市、区)	5	1. 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2. 科技成果落地乡村制度; 3.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4.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5. 农民增收机制
5	山东济青局部片区	济南、淄博、青岛等地的多个县(市、区)	10	1. 进城农民权益退出机制; 2. 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3. 城中村改造合作; 4.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5.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6	河南许昌	许昌市全域	6	1. 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2. 农村产权融资机制; 3. 科技成果落地乡村制度; 4.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5. 公共服务均等化
7	江西鹰潭	鹰潭市全域	3	1. 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2. 农村产权融资机制; 3. 基础设施一体化; 4. 公共服务均等化; 5. 农民增收机制
8	四川成都西部片区	成都市多个县(市、区)	8	1. 深化城乡人口迁徙制度; 2. 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3. 农村产权融资机制; 4.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5.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9	重庆西部片区	重庆市多个县(市、区)	9	1. 深化城乡人口迁徙制度; 2. 进城农民权益退出机制; 3. 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4. 城中村改造合作; 5.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10	陕西西咸接合片区	西安市和咸阳市的多个县(市、区)	8	1. 进城农民权益退出机制; 2. 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3. 科技成果落地乡村制度; 4.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5. 基础设施一体化
11	吉林长吉接合片区	长春市、吉林市多个县(市、区)	9	1. 进城农民权益退出机制; 2. 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3. 农村产权融资机制; 4.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5. 农民增收机制

合向地理单元统筹演变，突破行政区域界限造成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规划模式，探索统一的试验内容，推动片区城乡融合发展。

2.1.3 集群式发展与辐射带动效应 进入 21 世纪，我国已形成了“城市群 - 都市圈 - 中心城市 - 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格局<sup>[27]</sup>，并且城市群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表 2 所示，11 个试验区的共同发展思路是以中心城市为突破口，推动其与周边地区的深度融合，实现“以城带乡”促进发展，推动城乡互联互通。换言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必须有效利用城市群一体化的协同效应，构建城市之间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集群格局，使都市圈成为新时代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与增长极。

### 2.2 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的内在机理

与传统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相比，片区统筹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其内在机理体现在：片区统筹通过县域为载体、打破行政边界以及实现集群效应等方式，推动城乡市场、经济和社会的深度融合。这有助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障碍，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和生活质量的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图 1）。具体机理如下。

第一，片区统筹以县域为载体，有助于构建一体化市场，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从地理空间和社会场所角度来看，县域作为相对独立的发展单元，连接着乡村腹地与城镇区域，具备统筹城乡要素资源的区位优势，能够有效引导“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高效配置。从要素交换效率和配置成本角度，县域作为城乡接合的核心区域，有助于降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适宜建立城乡要素流动的交易平台<sup>[28]</sup>。从治理体系和行政管理角度看，县域作为城乡二元分治向一体化治

理转型的关键接合部，是城乡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空间体系，具备保障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的自主行政能力及制度优势<sup>[17,19]</sup>。

第二，片区统筹突破行政边界，有助于产业有序转移和技术成果在农业农村的落地，推动乡镇发展和农民增收。一方面，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来看，产业有序转移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和物质基础。过去，由于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我国产业转移主要局限于地市内部，鲜有跨地市的产业梯度转移，导致产业价值链难以延伸，不利于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sup>[29]</sup>。片区统筹能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将各片区作为整体进行区际和区内的产业转移，引入更多资本和更适合的产业，激发乡村地区的经济活力，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来看，技术成果的落地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乡村发展到一定阶段容易遭遇瓶颈，必须引入新的科技成果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sup>[30]</sup>。片区统筹通过突破传统行政区划限制，帮助建立跨区域的科研平台和技术转移中心，促进科技成果在乡村的落地，从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

第三，片区统筹发挥集群与辐射带动效应，有助于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社会融合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城乡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其关键在于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上，集群式发展不仅能产生规模效应，还能催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利用城市经济圈的吸引力和辐射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sup>[31]</sup>。同样，片区统筹的城乡融合模式强调建设重点城市圈，发挥城市群的集群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科学规划交通、居住、教育、医疗、文化等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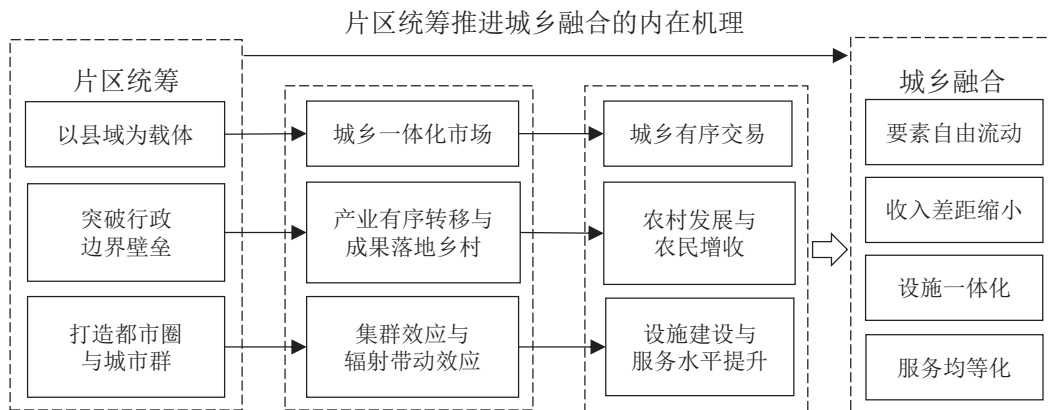


图 1 片区统筹与城乡融合的内在逻辑图

Fig. 1 Intrinsic logic diagram of district overall planning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基础设施,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进而推动义务教育、养老保险、医疗卫生、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发展。

### 3 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的实践探索：以广清接合片区为例

本文以广清接合片区为例,通过分析该试验区的改革实践与成效,旨在验证前文提到的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的内在机理,并为进一步构建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提供实践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因此,选择位于广东省内的广清接合片区作为案例,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广清接合片区毗邻广州和清远,两市地域相近、资源互补,且长期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此外,广清接合片区还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辐射带动区,是唯一一个紧邻特大城市的试验区,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然而,截至2017年,广清接合片区中清远四区县的工业总产值仅为1513.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08万元/年,表明该地区在城乡融合和区域经济发展上仍面临一定挑战。

#### 3.1 广清接合片区进行片区统筹的实践探索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辐射区和广清一体化的主战场,广清接合片区自建立城乡融合试验区以来,采取了打造县域平台、实行政治边界制度改革、推进城市产业集群等多项举措,逐步构建了区域协调与城乡共荣的发展格局。

**3.1.1 以县域为载体促进要素自由流通** 广清接合片区依托县域平台,深度推进制度改革等顶层设计,推动县域经济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一方面,深化制度改革,破除制度壁垒。广清接合片区通过农村土地、户籍及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创新,营造了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例如,清远市佛冈县汤塘镇积极试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通过整合四九村松六和松七合作社的低效土地成功入市,实现工业用途土地出让,交易额达43.19万元。另一方面,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县域一体化市场形成。通过县域交通网络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广清接合片区完善了“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一县一园”的产业布局,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和市场平台,吸引了城市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3.1.2 突破行政边界壁垒,实现产业有序转移和技术成果转化** 广清两市依托试验区的制度优势,采

取多项措施突破行政边界壁垒,实现两地产业的有序转移和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一是推行政务服务一体化。广清两地强化政策互通互融,搭建了一体化的政务服务平台,为产业转移和技术转化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广清两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制度,为企业提供同质化服务,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此外,两地专门设立了双向绿色通道,推行“多证合一”和“证照分离”等改革措施,提高了社会投资效率,为产业有序转移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三是构建技术推广平台。广清两地充分发挥广州科技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鼓励科研机构跨区域合作,推动科技基础设施和专业技术服务向清远开放共享,并采取了构建广州技术转移中心、完善市区镇村四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优化科技特派员下乡服务机制等举措,通过创建科研单位与区域的“一对一”和“一带多”服务模式,促进科技成果在两市的乡村快速转化和应用。

**3.1.3 发挥集群与辐射带动效应,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广清接合片区城乡融合试验区充分利用城市集群和辐射带动效应,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一方面,广清两地明晰各自的区位优势与发展定位,设立花都区北部“四镇”、增城开发区、从化经济开发区等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以及经济特别合作区,强化跨区域协作,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联动发展。另一方面,依托乡村,尤其是清远乡村的自然资源和文旅项目,构建了涵盖产业、信息、文化等多元化平台,将设计创意、电商贸易、休闲旅游等新兴业态引入农村,带动周边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转型升级。此外,广清接合片区充分发挥广州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吸引了大量优质企业和人才入驻,在促进两地经济协同发展的同时,加速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均衡化与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 3.2 广清接合片区推进城乡融合的成效

总体而言,广清接合片区在片区统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促进了乡村(特别是清远市乡村)的快速发展。2018—2022年,清远四个区县工业总产值由1759.33亿元增长至2685.84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1.16%;2022年,清远四个区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其中清城区达到2.602万元/人,较2018年增长了33.6%(表3)。

**3.2.1 乡村产业兴旺与农民增收** 从园区带动来看,自广清产业园建立以来,龙头企业不断集聚,目前

表 3 2018—2022 年清远市广清接合片区工业总产值及农村居民收入情况  
Table 3 Industrial gross output value and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Guang-Qing integration area of Qingyuan city (2018-2022)

年份	清远四区县工业总产值 / 亿元	清城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万元	清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万元	英德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万元	佛冈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万元
2018	1 759.33	1.948	1.551	1.547	1.489
2019	1 911.76	2.129	1.687	1.688	1.623
2020	2 073.23	2.273	1.830	1.840	1.757
2021	2 713.84	2.485	1.992	2.011	1.970
2022	2 685.84	2.602	2.087	2.123	2.068

已初步形成现代智能家居、汽车零部件、精细化工、高新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和食品美妆五大产业集群。截至 2022 年，园区工业产值已达 163 亿元，税收为 4.81 亿元。从区域发展来看，广清接合片区内多个区域实现了增产增收。以连樟片区为例，该区域已完成 17 个项目建设并投入生产，累计带动 7 000 余户农户增收。

3.2.2 产业有序转移与快速发展 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作为片区重点打造的发展平台，已经形成了“三园一城”联合发展模式，建设了广清产业园、广佛产业园、广德产业园和广清空港现代物流产业新城，设有 11 个省级产业园和 30 多个特色小镇。自试验区建成以来，已引导清远引进产业项目近 700 个，总投资接近 2 000 亿元。依托产业共建园区，广清两地共同培育了多个百亿级甚至千亿级产业集群，如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新材料、精细化工、生物医药和智能制造等。其中，签约的 280 多个制造业项目中，广州的产业占比约为 80%。

3.2.3 公共服务区域均等化水平逐步提升 广清两市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实现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事业的共建共享。首先，清远已成为全国首个成功与广州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联调的城市，实现了广清两地参保群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为两地 1 700 多万参保群众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其次，清远住房公积金新系统已建成上线，实现广清两地公积金互贷，惠及 1 806 户职工家庭，支持购房面积超过 17 万 m<sup>2</sup>，有效促进了住房保障的公平与便利。

3.2.4 交通一体化初见成效 广清接合片区依托试验区相关政策，逐步推进广清城际铁路、广清地铁联线、清远磁悬浮专线等项目，已实现清远南部地区与广州中心城区的“半小时通勤圈”。2024 年 10 月，广清城际北延线成功完成逐级提速试验，标志着该线路将进入信号系统试验阶段。此外，广清两地的高速公路网已逐步完善，目前建成连接两地的 5 条高速公路，更多高速公路正在建设或规划中，形成

了“六纵四横二联”的高速公路网，极大缩短了清远至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时空距离。

3.2.5 政务服务持续优化 广清两市通过构建异地联办工作机制，推动政务服务一体化，拓展了跨城通办事项，企业（尤其是产业转移的企业）的办事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清远对标广州开发区和黄埔开发区，推行信任筹建、信任审批等机制，实现“一窗式”受理和“一门式”服务，极大提升了企业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 4 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

前文已经对片区统筹的理论机制与广清接合片区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初步分析。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当前城乡融合推进中的现实问题与关键瓶颈，总结并提炼出未来推进城乡融合的具体思路与路径。

##### 4.1 以县域为载体深化改革，破除城乡要素流动不畅的体制机制障碍

由前文分析可知，受农村本身体制机制约束以及过去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影响，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格局尚未形成<sup>[32]</sup>，亟需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县域由于实践场域的特殊性，可作为城乡空间格局的连接载体，将分割的城市和乡村塑造为一个共同空间。对此，结合片区统筹的内在机理与实践案例，可通过如下举措推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一是强调县域在城乡融合中的战略地位，将其作为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平台。二是以县域为单位深化要素市场制度改革，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及区域合作，破除现有的制度壁垒，一方面推进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建设，另一方面盘活农村资源要素，确保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三是重点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在县域范围内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激活农村土地价值潜力，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四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户籍壁垒，促进人口有序迁徙。五是优化财政支农政策体系，通过给予县域财政支持，优化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



确保县域城乡关系朝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

#### 4.2 突破行政边界实现协同发展，破解产业和技术转移受阻的制度约束

由前文分析可知，城乡收入差距偏大依然是当前城乡融而不合的突出表现，能否实现产业有序转移与创新技术在农业农村落地则是乡村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关键。对此，片区统筹的内在机理和实践案例表明，通过以片区为单元构建跨行政区域合作的发展新机制，有助于解决区域发展各自为政的现实问题和提高公共服务效能，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和技术成果转化。据此，本文提出如下三个推进措施。一是依据区域邻近、产业互补的原则，建立跨区域的城乡协调机制，强化政策对话与规划协同。通过设立高层次协调机构，加强地区间政策沟通，确保发展战略与规划的无缝对接，形成区域发展合力，共同推进片区内部的城乡融合。二是推动片区间的区域政务服务一体化，打造高效便捷的服务环境，重点简化跨区域审批流程，实现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化，提升行政效率，为企业跨区经营提供一站式、全链条的便捷服务。三是跨域整合资源，优化要素配置。通过打破行政边界，实现土地等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以“价值”为导向有序流动，从而优化土地要素与产业之间的匹配关系。

#### 4.3 强化中心城市辐射功能，解决城乡之间服务不均的现实困境

由前文分析可知，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等是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片区统筹的内在机理和实践案例表明，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能够有效引导优质资源向周边农村地区下沉，是根治城乡服务不均等的有效措施。对此，本文提出如下三个举措，以加快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发展。一是以片区为单元统筹产业分布格局，聚焦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构建中心至外围梯次分布的产业链，形成创新联合体平台，推动周边农村配套服务的转型升级。二是优化都市圈交通网，探索城市轨道向周边延伸，推进“四网融合”发展，加速公路环线建设，突破未贯通的瓶颈路段，进而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三是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合理疏散中心城市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促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确保城乡居民共享优质公共服务，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融合与统一。

#### 4.4 发挥城市与产业的集群效应，扭转乡村基础设施与资源条件的薄弱格局

由前文分析可知，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与有效资

源匮乏是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薄弱环节。片区统筹的内在机理和实践案例表明，依托产业与城市集群的规模效应，有助于加速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优化乡村的资源配置。对此，本文提出如下三方面的建设方向，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一是利用片区规划，扩大资源要素统筹的空间范围，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构建共赢的城乡产业生态。通过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紧密协作，实现片区内资源、技术、信息的深度共享与优化配置，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二是依托核心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将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引入农村，以此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动力，进而带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立足于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实现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片区内乡村应以融合中心城市与承接产业集群为发展思路，结合自身禀赋条件发展与中心城市功能互补的产业，建立自带造血功能的产业体系。同时，发挥产业集群在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形成城乡间产业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进而实现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城乡资源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

## 5 结束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城乡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探索一条更深、更全面、更高效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关系持续优化和深度融合，城乡要素市场培育、公共服务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然而，体制机制壁垒仍导致农村的要素市场处于劣势、城乡公共服务分配不均、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等问题。片区统筹思维为推进城乡融合提供了新路径。具体来说，片区统筹核心要点有三：一是以县域为载体，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二是突破行政边界，促进产业与技术转移；三是利用产业集群效应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应重点解决城乡融合中的不平衡问题，推广片区统筹思维，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以县域为切入点，赋予县域更多自主权，增强服务能力；二是破除行政壁垒，建立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三是强化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现代都市圈发展，实现城乡协调。本文从片区统筹视角探讨城乡融合，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有不足。一是



单一案例选择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未来可结合更多试验区进行多案例分析; 二是片区统筹的内在机理仍需进一步深入剖析, 未来研究有待深化。

#### 参考文献:

- [1] 黄胤麟, 姜洋.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 生成逻辑、运行阐释与价值追求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6(3): 14-25.  
HUANG Y L, JIANG Y.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generative logic, opera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value pursuit[J]. Contemporary Economic Management, 2024, 46(3): 14-25.
- [2]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56-159.  
XI J P. On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M].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2022: 156-159.
- [3] 孔祥智, 谢东东. 缩小差距、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1): 12-22.  
KONG X Z, XIE D D. On narrowing income gap,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22(1): 12-22.
- [4] 李莹.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核心任务、突出问题与关键举措 [J]. 河南社会科学, 2024, 32(6): 85-92.  
LI Y.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key tasks, outstanding problems and key initiatives[J].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24, 32(6): 85-92.
- [5] 王桂芹, 郑颜悦. 我国城乡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江淮论坛, 2020(5): 18-24.  
WANG G Q, ZHENG Y 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J]. Jianghuai Tribune, 2020(5): 18-24.
- [6] 温惠淇. 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3(6): 144-151.  
WEN H Q. Realistic dilemma and practical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23(6): 144-151.
- [7] 付姓. 我国设立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将开展 11 项改革试点 [J]. 农村经营管理, 2020(1): 16.  
FU X. Eleven pilot reforms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ilot zone in China[J]. Rural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2020(1): 16.
- [8] 张克俊, 杜婵. 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 继承与升华 [J]. 农村经济, 2019(11): 19-26.  
ZHANG K J, DU C. From urban and rural comprehensive planning, integration to fusion development: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J]. Rural Economy, 2019(11): 19-26.
- [9] 杨渝玲, 林心杰.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理论逻辑、现实条件与路径选择 [J]. 农村经济, 2023(12): 12-20.  
YANG Y L, LIN X J.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conditions and path selection[J]. Rural Economy, 2023(12): 12-20.
- [10] 刘荣增, 何春. 财政支出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5): 146-151.  
LIU R Z, HE C.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fiscal expendi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3, 39(5): 146-151.
- [11] 顾乐琼, 牛丽娟. 数字化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21): 105-110.  
GU L Q, NIU L J. Digital empower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tern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4, 40(21): 105-110.
- [12] 陈磊, 姜海, 田双清.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J].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9): 20-28.  
CHEN L, JIANG H, TIAN S Q.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and rural land institution reform: theoretic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J]. China Land Science, 2022, 36(9): 20-28.
- [13] 黄敏. 基于统筹规划理念的片区开发实践探索 [J]. 建筑结构, 2023, 53(6): 162-163.  
HUANG M. Exploration of district development practi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verall planning[J]. Building Structure, 2023, 53(6): 162-163.
- [14] 李和平, 赖文韬, 肖文斌, 等. 乡村连片规划: 实践指向、理论逻辑与路径方法: 基于“功能-网络”视角的解析 [J]. 城市规划学刊, 2023(3): 47-55.  
LI H P, LAI W T, XIAO W B, et al. Practical directions, theoretical logic, and methodology of rural contiguous planning: an analysis in the “function-network” perspectiv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3(3): 47-55.
- [15] 邱崇珊, 陈攀. 文化导向下的历史地区城市更新实施路径: 以成都市四圣祠片区为例 [J]. 规划师, 2024, 40(S1): 134-138.  
QIU C S, CHEN Z.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urban renewal in historical are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sishengci district in Chengdu[J]. Planners, 2024, 40(S1): 134-138.
- [16] 史卫民, 彭逸飞. 共同富裕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维度与路径突破 [J]. 西南金融, 2022(12): 81-93.  
SHI W M, PENG Y F. Theoretical dimension and path breakthrough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under common prosperity[J]. Southwest Finance, 2022(12): 81-93.
- [17] 黄云鹏. “十二五”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J]. 宏观经济研究, 2010(7): 9-13, 41.  
HUANG Y P. “Twelfth Five-Year Plan” to promote urban and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 equaliza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J]. Macroeconomic Study, 2010(7): 9-13, 41.
- [18] 范根平. 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演进、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J]. 农业经济, 2024(10): 116-118.  
FAN G P.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e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J].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4(10): 116-118.
- [19] 马斌, 宋智勇.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的城乡融合研究 [J]. 宏观经济管理, 2022(5): 76-84.  
MA B, SONG Z Y. A study on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Macroeconomic Study, 2022(5): 76-84.
- [20] 高帆. 我国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三重逻辑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4(5): 16-21.  
GAO F. A triple logic framework for strengthening integrated

-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ystems in China[J]. *Comparis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2024(5): 16-21.
- [21] 李松林, 郭翔宇, 刘修岩. 城市群多中心城市体系与农村减贫[J]. *财贸研究*, 2022, 33(4): 75-86.  
LI S L, GUO X Y, LIU X Y. Polycentric urban system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J].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022, 33(4): 75-86.
- [22] 曹萍, 古智猛. 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指向[J]. *社会科学研究*, 2024(6): 39-44.  
CAO P, GU Z M. Taking county a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to further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generative logic, core meaning and practical direction[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24(6): 39-44.
- [23] 陈景帅, 张东玲. 城乡融合中的耦合协调: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10): 209-219.  
CHEN J S, ZHANG D 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J].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ization in China*, 2022, 43(10): 209-219.
- [24] 金正.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路径[J]. *农业经济*, 2023(6): 28-29.  
JIN Z.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J].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3(6): 28-29.
- [25] 李海金, 戴丹.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3): 21-31.  
LI H J, DAI 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ounty: how to make it possible and what to do[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23(3): 21-31.
- [26] 武英涛, 茆训诚, 张云. 长三角金融市场一体化中的行政边界壁垒测度: 基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实证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1(5): 41-50, 106.  
WU Y T, MAO X C, ZHANG Y. Research on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barrier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st of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J]. *Journal of He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21(5): 41-50, 106.
- [27] 项松林, 孙悦. 作为方法的县域: 县域城乡融合的逻辑、机理与路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3): 101-109.  
XIANG S L, SUN Y. County as a method: logic, mechanism and path of coun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24, 41(3): 101-109.
- [28] 龙花楼, 徐雨利, 郑瑜晗, 等.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J]. *经济地理*, 2023, 43(7): 12-19.  
LONG H L, XU Y L, ZHENG Y H, et al.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unde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7): 12-19.
- [29] 齐子翔. 京津冀产业区际转移利益协调机制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4, 33(10): 3-13.  
QI Z X. Research on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inter-regional transfer of industrie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J].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14, 33(10): 3-13.
- [30] 赵建强, 梁雪, 田素娟,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科技成果转化实现路径研究[J]. *农业经济*, 2024(5): 116-118.  
ZHAO J Q, LIANG X, TIAN S J, et al. Research on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4(5): 116-118.
- [31] 朱尔茜. 重点城市圈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J]. *求索*, 2016(4): 118-122.  
ZHU E X. Research on leading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by key city circle[J]. *Seeker*, 2016(4): 118-122.
- [32] 张阳丽. 我国城乡要素流动的演变逻辑、现实梗阻与突破方向[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9): 1-14.  
ZHANG Y L. The evolutionary logic, realistic obstruction and breakthrough direction of th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in China[J].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4(9): 1-14.

(责任编辑: 孟岑)